

明  
本  
釋



御製題武英殿聚珍版十韻

有序

校輯永樂大典內之散簡零編並蒐訪天下遺籍不  
下萬餘種彙爲四庫全書擇人所罕覩有裨世道人  
神心及足資考鏡者剗削流傳嘉惠來學第種類多則  
付雕非易董武英殿事金簡以活字法爲請旣不濫  
費棗梨又不久淹歲月用力省而程功速至簡且捷  
考昔沈括筆談記宋慶歷中有畢昇爲活版以膠泥  
燒成而陸深金臺紀聞則云毘陵人初用鉛字視版  
印尤巧便斯皆活版之權輿顧埏泥體麤鎔鉛質軟

俱不及鋟木之工緻茲刻單字計二十五萬餘雖數  
百十種之書悉可取給而校讐之精今更有勝於古  
所云者第活字版之名不雅馴因以聚珍名之而系  
以詩

稽古搜四庫於今突五車開鑄思壽世積版或充閭張

帖唐院集周文梁代餘同為製活字用以印全書精越

鵝冠體

昨歲江南所進之書有鵝冠子即活字版第字體不工且多訛謬耳

富過鄴架儲

機圓省雕氏功倍謝鈔胥聯腋事堪例埏泥法似疎毀

銅昔悔彼

康熙年間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刻銅字為活版排印藏工貯之武英殿歷年既久銅字或

被竊缺少司事者懼干咎適值乾隆初年京師錢貴遂  
請毀銅字供鑄從之所得有限而所耗甚多已為非計  
且使銅字尚存則今之印書  
不更事半功倍乎深為惜之刊木此慙予既復羨梨棗  
還教慎魯魚成編示來學嘉惠志符初

乾隆甲午仲夏

薄劉甲平世夏  
數楚勤  
武英殿聚珍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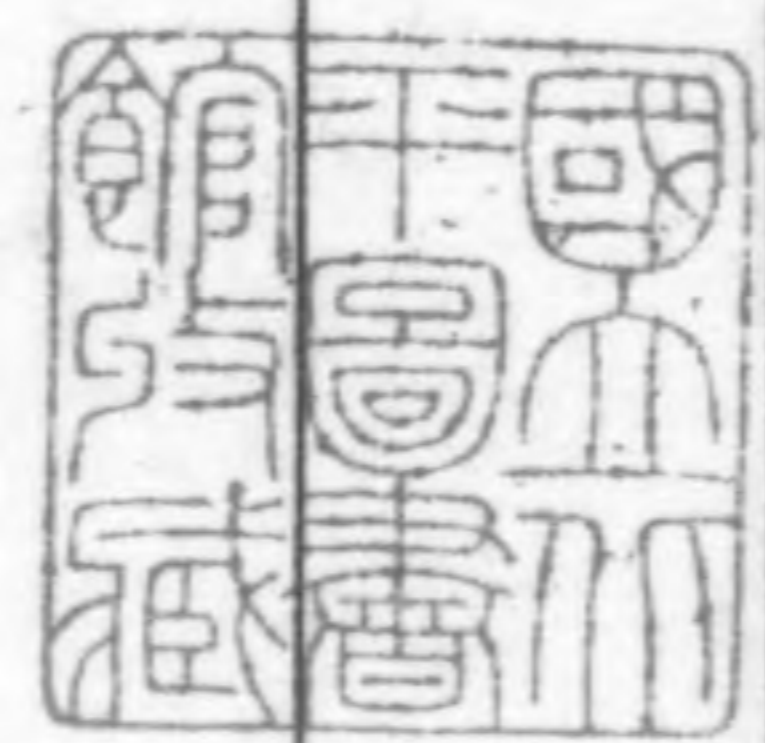
明本釋目錄

武英殿聚珍版

卷上

明四端察五典

窮理



不欺

寡欲

敬

勤

求實用

推己及物

修身

養心

信

正君心

審勢

卷中

正名分

防微

達人情去利心

不求備

寬而有制

察良心

激源

刑賞

節用

卷下

立志

弘毅

勇

果斷

守正

得失輕

辭順理直

時

義

知止

安義命

臣等謹案明本釋三卷宋東平劉荀撰其書大

指謂天下事物莫不有本因舉其關於大體者

共三十三條多引六經語孟及宋儒言行或旁

採史鑑以證明之議論頗明白愷切宋史藝文

志晁公武讀書志皆不載陳振孫書錄解題馬

端臨經籍考但載荀所撰建炎德安守禦錄而  
 是書亦畧焉惟明文淵閣書目國史經籍志有  
 之蓋其書在宋不甚顯至元明間始行於世也  
 然楊士奇焦竑皆作明本三卷劉荀撰此本乃  
 標曰明本釋疑或後人因其註而增題之也荀  
 字子卿嘗知盱眙軍書中多稱先文肅公蓋劉  
 摯之孫故所稱引皆元祐諸人語又與朱子同  
 時故其言具有本末云乾隆三十八年四月恭  
 校上

總纂官編修臣紀昀

郎中臣陸錫熊

纂修官編修臣秦泉

明本釋卷上

宋

劉

荀

撰

予觀論語記林放問禮之本孔子有大哉問之對  
 有子論孝弟而有君子務本之言始知學者進德  
 修業必先明乎本夫事物莫不有本知其本則所  
 由之戶不差循序而進然後德業可得而成矣大  
 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言  
 知其序而進則至於道近也伊川程先生

名頤字正叔學

者稱伊川先生與兄明道先生名顥字伯淳倡道  
 學于洛中世謂之洛學此書所記謝良佐游酢楊

時尹焞侯仲良朱光庭郭忠孝張釋劉安禮李顥  
 劉絢皆門人也司馬溫公呂申公薦先生力學好  
 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實儒者之高蹈  
 聖世之逸民乞加召用胡文定謂孔孟之道不傳  
 久矣自先生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  
 也于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  
 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  
 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其行已接物則  
 忠誠動于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于家庭其  
 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以道  
 學德行名於當世公卿大夫之所欽慕而師尊之  
 又云紹興以來朝廷崇尚其學而志於利祿者託  
 其說以自售傳者既失之而詖淫邪遁紛然淆亂  
 莫能別其真偽河南之道幾絕矣見公文集云大  
 觀元年卒曰人之學莫大於知本未始終故孝弟為仁  
 之本事親事之本守身守之本國之本在家家之

本在身河南尹和靖

名焞字彥明靖康中誥授和靖處士

曰學者必

自本而往姑推其類而舉其槩會于理則豈有二

哉天下事物理雖一而分則殊莫不有本猶道一

而已而得名之衆所主之不同也

周濂溪云德愛曰仁宜曰義理

曰禮通曰智守曰信伊川云五常人誰不知姑舉

其關於大體切于日用者凡三十三條若云明於

一本而萬本皆明似非始學者之事

初學之患政在此呂與叔

曰小學之學藝也行也大學之學道也德也禮樂  
 射御書數藝也孝友睦婣任恤行也自致知至于  
 修身德也所以治天下國家道也古之教者學不  
 躡等必由小學進於大學自學者言之不至于大



學所止則不進自成德言之不盡乎小學之事則不成昔楊龜山與胡文定公書云性命一說雖揚雄猶未能造其藩况餘人乎而世人易言之多見其妄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以孔子之聖猶待五十而後知則所知蓋有未易言者非止如世儒之說也又曰知性而後可與言命中人以上乃可以與此故子罕言也明道令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張思叔請問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高必自下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謝顯道言天下何思何慮伊川云是則是此理賢卻發得太早在明道與伊川受太極圖于濂溪卒未嘗以圖示人是知程門初不令學者躐等也濂溪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豈有弊哉武夷胡文定公名安國字康侯諡文定自云曰一以貫之知之吾學麟經于伊川不及親見

**至也非上智不與焉橫渠張先生**

名載字子厚居鳳翔郿縣之橫

渠鎮學者稱橫渠先生倡道學于關中世謂之關學此書所記呂大臨蘇昞范育皆其門人也呂正獻公薦其學術操守日益充實沈深有謀諳練世務誠國家之寶臣也呂與叔謂先生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學者有問多告以智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喻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先生乃二程中表也嘗告伊川曰它日道行見用須戒自處太重無以復來天下之善今日之患正在此爾或問橫渠立言有迫切處否伊川云子厚謹嚴才謹嚴便有迫切氣象又云西銘之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明道云西銘橫渠文之粹者也極純無雜秦漢學者所未到范育謂正蒙之書有六經之所未載聖曰天下之事各各有人之所不言熙寧十年卒

理如何便道得了到極致則須是歸一其始極有

分辨或問格物即窮理也詳見窮理條須物物格之還只格

一物而萬理皆知否伊川云怎得便會通貫若只

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又曰自修身可

以至于盡性至命然其間有多少般數其所以至

之之道當如何荀子曰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今

學者須讀書纔讀書便望為聖賢然中間至之之方便有多少

又問孝弟為仁之本曰謂行仁自孝弟始明本蓋竊取其義也然則

所謂大本者何詳是書則一貫之理亦可以默識

矣伊川謂學者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先儒誨人之方或曰敬或曰勤或曰禮或曰寡欲

或曰不欺或曰忠恕之類此書具載者以見諸家

設教不同其理則未始不貫是皆入德之門難拘

一說以畧之夫人氣稟不一要在因先儒之訓度

己才而進焉尊所聞而行焉其至則一也伊川曰

孔子之教人各因其才有以文學入者有以政

事入者有以德行入者又以見聖門之廣大也

明四端察五典者窮理之本

大學以致知格物為先伊川曰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知在

格物胡衡麓曰致知然後知四端五典其致知格物之先務歟四

端者何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羞惡之心義之端

辭讓之心禮之端是非之心智之端今人乍見孺子

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者其心豈自外來乃

自然發見非思勉而得即所謂良心也秉彝也

秉執也彝

常也廣漢張敬夫謂本然之常性人皆均有故好是懿德以其秉彝故也而不知好者是必有以亂其常

故爾敬夫名枋受學于胡文定公季子宏仁仲天理也邵康節謂自然者天

更無天伊川曰天者自然之理也謝上蔡謂格物須識天理始得所謂天理者自然底道理孺子將入井

乍見時其心怵惕所謂天理也要譽於鄉黨內交於孺子之父母惡其聲而然即人欲爾天理與人欲相

對人欲纔肆天理滅矣明道令學者必先知仁其義一也謝子之說本諸樂記滅天理而窮人欲之義

是知仁義禮智非人能強名皆我所固有其端常見

於日用之間要在知皆擴而充之爾故孟子謂苟能

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充與不

充在我而已

吾儒則推此良心而達于天下以立萬世之大經釋氏則以死心為宗唯恐寂

滅之不至儒釋之異大要在此彼三綱五常之道自然而廢也所以自謂出世間法爾然世間豈得而出

哉張子韶少儀論曰釋氏乍脫人欲之營營其樂無涯遂認廓然無物者為極致是故以堯舜禹湯文武

之功業為塵垢以父子君臣夫婦長幼為贅疣以天地日月春夏秋冬為夢幻離天人絕本末決內外

焚無耦其視臣弑君子弑父兵革擾擾歲時荒歉皆門外事始將滅五常絕三綱有孤高之絕體無敷榮

之大用此其所胡文定公曰人皆有是心堯舜能充以得罪于聖人

爾如充惻隱之心至其仁如天充羞惡之心至以

充辭讓之心至以天下讓充是非之心至以嗣子為

嚚訟伊川曰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

爾問四端不及信何也伊川曰性中只有四端卻無信為不信故有信字今東者自東西者自西何用

信字五典者何中庸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

天下之達道孟子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伊川謂此為五典橫渠以謂其生民之

大經乎乃自然之定理豈人強能秩序哉即所謂彝

倫也天叙也延平楊龜山名時字仲立自號龜山云曰五品人之

大倫天之性也不可須臾離焉又曰五品之叙天也

先王惇五典敷五教以迪之所以事天也自萬世當行之法言

之謂之五典自設而為教言之謂之五教其實一也林少穎云蓋天下之為天下惟

是五者而已離此以為道非通道也行之天下人倫

絕而天理滅矣聖人所以為聖亦豈有他哉人倫之

至而已舜之憂民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使契為

司徒不過教以人倫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

明人倫也侯師聖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先王之政達此以保天下謝上蔡曰不然人類幾何

其不相徂徠石先生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師參山孫明復躬耕徂徠山下學者

稱徂徠先生世謂之東學杜祁公韓魏公力薦於朝

歐陽文忠公謂先生篤學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

下之憂常以經術教授在太學蓋以師道自居門人

弟子從之者甚眾大學之興自先生始其言曰學者

下不可一日無君臣不可一日無父子不可一日無夫婦不可一日無朋友不可一日無長幼萬世可以

常一日不可廢者孔子之道也周公所以示成王亦不過令知此道爾

尹和靖曰伊川教人學先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

友上求樂處便是因悟今之學者失所先後亦多矣胡文定公謂四

端五典在人則一心也在物則一理也充四端可以

成性惇五典可以盡倫性成而倫盡斯不二矣呂與

叔各大臨謂四端之在我者人倫之在彼者皆吾性

命之理伊川謂飲食男女之事喜怒哀樂之變皆性之自然釋氏必盡絕是然後得天真吾見其

喪天真矣邵康節亦云釋氏棄君受乎天地之中立

臣父子夫婦之道豈自然之理哉邵康節語秦玠曰道滿天下何物不有之明道曰道之外

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

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敬以至為夫

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

臾離也又曰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

萬物者謂之天命康節云我性即天天即性橫渠亦

曰性即天龜山曰性天命也天理也道則性命之理

而已伊川曰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為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之不同也故為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道也離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性也是悖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道也與五者異其亦弗學歟其亦未體其性也歟其亦不知道之所存也歟呂與叔曰不明人倫則性命之旨無所措不本性命則理義之文無所出孔子之言性與天道合天人兼本末妙道精義常存乎父子君臣

夫婦朋友之間不遠乎交際酬酢酒埽應對之末非如異端之學絕倫離類造乎難行難知之域或問明道行狀有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之說伊川曰性命孝弟祇是一統底事彼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于人切近者言之又曰只說道便不是道也有道者之言只作尋常本分說了孟子言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豈不是尋常話至於易只道箇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性字也不消道自己分明竊謂世之談虛說妙以為道學宜味斯言也

**昔嘗問學於胡衡麓** 名寅字明仲自號衡麓居士學者稱致

**張橫浦** 名九成字子韶杭州鹽官人受學於楊龜

山謫南安學者稱橫浦先生 **二侍郎莫不舉四端五典以示誨誠**

**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原致知格物之先務也**

**故冠於篇首云** 橫浦又云雖然有是四端而不知學問則行於所不當行故有不愛其親

而愛他人者不惡小人而惡君子者有遜位於子之而召亂者有非君子而是小人者此所以不可不學也何謂學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伊川所謂五者廢其一則非學釋橫浦之說本中庸修道謂教之義言非學不能品節之則親親仁民愛物之分差矣游定夫云為我至於無君兼愛至於無父則非教矣始悟聖人為六言六蔽之訓也

窮理者進學之本

**大學謂致知在格物** 在字宜 **先儒以謂格物即窮理**

**也明道** 伊川兄也呂正獻公薦先生道術精奧頗能推行凡所臨莅皆有異績又舉充臺官云才

行兼備忠義不羣伊川謂先生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施於人為學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

興起斯文為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闕之而後可以入道教人自致知至于知至誠意至于平天下灑埽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求遠處下而闕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嘗曰吾學雖有所受至於體天理而言之則非得於人也又謂伊川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朱公揆見先生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劉安禮云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謝顯道謂先生平和簡易坐則凝然不動如木偶人及其動容貌出辭氣則薰然粹和如春風之被萬物又云吾師先使學者致知以識別之而後持敬以涵養之所成就衆矣或問何先乎知識謝上蔡曰窮理之謂也夫黃金天下之寶也有未嘗識者人以錡與之必以為金而不能辨矣不能辨則疑疑則安能定其所執乎既沒太師文潞公合學者之議題其墓曰明道先生云元豐

八年卒 曰物即事也凡事上窮極其理則無不通 新安朱元

晦謂物者理之所在不即此而極之則事不該理不該事而知有所不精故致知在格物格者極至之謂言即事即物而格至其理也 伊川謂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

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

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又曰讀

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

是格物又曰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父子

君臣間皆是理又曰窮理非是盡要窮天下萬物之

理且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

求其所以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  
 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  
 萬徑皆可以適國但一道入得便可只為萬物皆是  
 一理又云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又云物不必  
 謂事物然後謂之物也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理  
 會得多相次案相次二字未詳疑相字衍文自然豁然有覺處又曰  
 不致知格物而先欲意誠心正身修者未有能中於  
 理者也謝上蔡曰學須先從理學盡人之理斯盡天  
 之理學斯遠矣下學而上達其意如此竊謂宜於切日用處先致

其力庶實得受用易以類推也胡文定公曰物物而察則智益明心

益廣道可近矣又豈逐物而不自反哉又豈以己與

物為二哉察於天行以自強也察於地勢以厚德也

察於雲雷以經綸也察於山泉以果行也察於尺蠖

明屈信也遠察諸物其略如此察於辭氣顏色尊德

性也察於灑埽應對兼本末也察於心性四辭養浩

然之氣也四辭者誠淫邪道也近察諸身其要如此伊川曰物我一理才

明彼即曉此蓋言合內外之道其理如此文定之論正為未明彼者設俾初學知用力之方亦近思之義

爾若于理既明且曉則不待教之因物而反求也元城劉器之名安世師温公曰智



足以窮萬物之理則事至而不惑

釋氏以理為障而滅之此與吾儒之

學不邵康節

名雍字堯夫衛州共城人後居伊川師青社李之才其學自陳搏種放穆脩來

先生有云世人視穆伯長李挺之常人爾不謂有如

此學問明道謂先生少時自雄其才忼慨有大志既

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為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

益劭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

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德氣粹然望之

可知其賢不事表暴不設防眈正而不諛通而不污

清明坦夷洞徹中外講學于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

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其與人言必依於孝

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

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

矣伊川謂先生胸懷放曠猶空中樓閣四通八達也

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

比之常人甚懸絕矣將終語伊川曰面前路徑須常

令寬路徑窄時自無著身況能使人行耶常言凡人

為學失於自主張太過又云為治之道必通其變不

可以膠柱猶春之時不可行冬之令也謝上蔡謂先

生才氣豪邁在風塵時割據山河手也彼見天地進

退陰陽消長萬物出入生死之理如指諸掌遂自安

其所至下學之事不復致功茲其異乎人也其考事

物之成敗始終人之禍福脩天無毫釐之差熙寧十

年卒賜諡康節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窮之而後可知也又

不欺者修德之本

言用知數揣度

我則失理而入於術矣

大學曰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楊龜山曰王道本於誠意五霸假之者蓋言其

不以誠為之也伊川曰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又曰學以

不欺暗室為始劉元城問誠致力之要温公令自不

妄語始元城沒身守之

温公自云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

者爾嘗問邵康節曰光何如人康節曰君實腳踏實地人也公深以為知言

山陽徐節孝

名積字仲

嘗問安定胡先生

名瑗字翼之海陵人學者稱安定先生主湖州

學也世謂之湖學歐陽文忠公曰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已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孫明復石守道三

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

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慶歷四年始詔州縣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下湖州取先生之法

以為法至今為著令嘉祐四年卒范忠宣孫覺劉彝顧臨錢公輔徐積滕甫皆門人之達者也

問見先生侍女否何以告之

安定晚年蓄二姬一日延節孝食於中堂見之

胡曰莫安排由是有得嘗以告延平陳了翁

名璣字瑩中自

號了翁

云此某之悟門也

劉元城曰古者君臣師弟子之間惟是誠實心中所欲言

者即言之故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宰我欲短喪自謂期可已矣子

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曰安且今有士人於此必不肯自謂學而力不足也必不肯面質其師之迂

也必不肯自謂居喪而安於食稻衣錦也彼三人皆孔子高弟而其言如此者以其出於至誠而已

內翰名黥字直孺以狀元及第歸范文正公誨之曰君不

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以終身行之賈每語人曰此

二字平生用之不盡也

呂居仁曰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

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胡文定公誥呂安老曰執得定不欺君表

裏如一此只是初學鉉基向上儘有階級地位未應指此為已至也

欺時天可欺又云天地之道直而已是知先賢立教莫不以不

欺為本昔李潛君行其子欲貫開封戶籍取應君行

數年不可行也鄭俠介夫中表有應舉不以實年者

介夫戒之曰方謀入仕已有欺君之心不可前輩自

閨門之訓已然劉元城曰天下詐偽之風甚矣以某

從少至老觀之誠實之風幾乎一日衰於一日一年

衰於一年方今夫婦父子兄弟之間猶相諂也相

欺詐也况於君臣朋友之間乎且君臣父子夫婦兄

弟朋友只是一箇道理若一處壞即皆壞矣此風大

可畏當其禍亂未作時猶一切含糊不見醜怪萬一

有大禍亂則君臣又須避礙通於理明乎聖人

之間無所不至矣

證父攘羊為直而以君娶同姓為知禮則得之矣

案原

寡欲者養心之本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

焉者寡矣濂溪周先生各停頤字茂叔世家春陵濂

溪後居廬山學者稱濂溪先生

生洛中二程師也呂正獻公薦其操行清修才術通

敏凡所臨蒞皆有治聲趙清獻公亦累薦於朝黃魯

直云茂叔人品極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

雅意林壑初不為人窘束世故權輿仕籍不卑小官

職思其憂其為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賴以不寬然

短於取名而急於求志薄於徵福而厚於得民非於

奉身而燕及惇獨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趙閱道贈

詩曰心似冰輪浸玉淵節如金井冽寒泉東坡濂溪

詩云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拋彭澤米偶似西

山夫遂即世所知以為溪之呼先生豈我輩造物乃

本此下有直言二字衍文

其徒東坡敬仰濂溪至矣而與伊川則終身不相知也熙寧六年卒曰養心不止於寡

欲而存耳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

明通聖也又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一為要一

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

則公公則溥庶矣乎又云天地至公而已矣伊川謂公仁之理也公則物我兼照故

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伊川曰亦不須道閉目靜坐為可以養

心又曰欲寡則心自誠又曰只有所向便是欲問凡處是心不伊川曰是意有心而後有意呂原明曰養者治也寡者少也

欲者感物而動也治心之道莫善於少欲少欲則耳

目之官不蔽於物而心常寧心常寧則定而不亂明

而不暗道之所自生德之所自成也不存焉者梏亡

之謂孫宣公夷孟子正義曰梏手械也利欲之制善使不得為猶梏之制手也寡欲之人

操其心而存之無有梏亡之患故雖有不存焉者寡

矣其為人也多欲則好動而無節妄作而失常善端

所由喪而天理虧焉故雖有存焉者寡矣是故心者

性之用也可以成性可以失性得其養則道進而德

長所以成性失其養則反道敗德所以失性謂人性本善反

道敗德則失其固然矣善養心者正其思而已目欲紛麗之色

視思明則色欲寡矣

胡衡麓曰思明者期見遠而不昏於亂色也

耳欲鄭

衛之聲聽思聰則聲欲寡矣

胡衡麓曰思聰者必聽德而不感於邪聲也

口欲天下之美味思夏禹之菲飲食則口欲寡矣身

欲天下之文繡思文王之卑服則身欲寡矣寡欲如

此而心不治者未之有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

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歟甚哉天下之難持者

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伯益戒舜曰罔淫於

樂召公戒武王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舜與武王猶

且戒之

敬者為禮之本

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又曰為禮

不敬吾何以觀之哉胡衡麓曰敬為禮之實不敬則

威儀俯仰與俳優之戲者何殊辭受取舍與市道之

交者奚辨故三千三百之制必齋必莊必恭必肅為

禮以敬為本故也范太史

名祖禹字淳甫成都華陽人

謂凡禮之

體主敬敬者禮之所以立也何謂禮濂溪曰禮理也

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子子兄弟

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伊川先生曰推本而言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

和又曰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兩隻椅子纔不

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曰盜賊至所

謂不道者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

為盜不然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

無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温公謂禮紀綱是也夫辨

橫渠謂禮本天之自然

貴賤序親疎裁羣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

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

也胡衡麓又曰禮者制心之防範其文采威儀足以

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其秩叙等衰足以杜人陵

犯之態踰越之行絕滅禮法以放曠為達者此老莊

之學也西晉元虛之風蓋由祖尚

老莊所致爾胡衡麓曰老莊之學見周末文勝人皆

從事於儀物度數不復有誠信為之主故欲掃除弊

跡以趨乎本真而矯枉太過言言有失元虛幽妙不

切事情遂使末流遺略禮法忽棄實德浮游波蕩其

為世害更甚於文之滅質何謂敬伊川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

一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尹和靖曰只收斂身心便是

主一如入神祠致敬時其心收斂著不得一毫髮事

非主一而何或問敬莫是靜否伊川曰才說靜便入

於釋氏之說也便是忘也近思錄記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

其善學又當致思焉曲禮首言毋不敬而夫子亦曰

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伊川謂君子之遇事無

巨細一於敬而已矣又知不獨指為禮而言也胡衡麓論

云曰荒曰怠曰豫曰縱曰傲曰慢曰戲曰侮皆敬之反也曰慎曰戒曰敬曰畏曰恭曰祗曰寅曰肅皆敬之發也伊川曰今學者敬而不安者亦是大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禮是自然底道理只恭而不為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明道亦云執事須是敬然不可矜持太過

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此五字宜玩味曰修己

以安人又曰修己以安百姓胡衡麓謂安人安百姓

乃修己以敬之效爾或問敬義何別伊川曰敬只是持己之道若只守一箇敬不知

集義卻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為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為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温青當如何然後盡孝道也因記楊龜山答學者誠意問云自修身至于平天下莫不有道焉而皆以誠意為

主苟無誠意雖有其道不能行也若謂意誠心正便足以平天下則先王之典章文物皆虛器也橫

渠以禮教學者使先有所據守伊川以敬為入德之門又曰涵養須用敬明道謂敬則誠張橫浦嘗語余云敬之一字乃克己私之利刃子

勤者脩業之本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伊川謂法天行之健也呂與叔謂天之誠行健而已人之誠自強不息而已又曰天之所以為天不已其命而已聖人之所以為聖不已其德而已夫大禹惜寸陰成湯坐以待旦

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召公告成王夙夜

罔或不勤成王戒卿士業廣惟勤子張仲由問政夫

子皆誨之以無倦聖人莫不以自暇自逸為戒也劉

元城曰學者所守要道只勤一字盡矣能勤則邪僻

無自而生纔有間斷便不可謂勤是亦不胡安定與

孫泰山名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復居泰山學春秋

著尊王發微學者稱泰山先生富鄭公范文

正公薦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趙康靖諸公共薦行

為世法經為人師不宜棄之遠方齊魯學者多宗之

故號為東學歐陽文忠公謂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

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

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石徂徠三先生讀

得於經旨本義為多嘉祐二年卒

書泰山中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

東學之倡

自孫石二先生始歐陽文忠公謂孫明復居泰山之

陽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

弟子事之孔道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

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

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重此二人由是

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嗟歎祖無擇姜潛龔鼎臣張

洞劉牧李縕皆其門人也王沂公李文定公范文正

公士建中賈同皆其師友也先忠肅公實師事龔姜

云邵康節始學於百源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

不就席者數年富鄭公未第時讀書夜枕圓枕庶睡

不能久欲有所思冬以冰雪夏以新水沃面其勤如

此王荆公名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後居金陵著

新經字說詔以其書立之於學熙豐已來



其學盛行世謂之臨川學又曰新學呂惠卿蔡京舉蔡卞林希憲序辰楊畏蔡肇皆門人之達者也

進士甲科為州僉判每讀書達旦略假寐日已高亟

上府多不及與漱常云學者當知其難而自強不息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進德脩業若存若亡而能成者

未之有也雖然秦始皇衡石程書隋文帝衛士傳餐

蘇秦引錐刺股非不勤也而不免于喪邦殺身者又

不可不求其故也尹和靖云學者知篤志力行矣

和靖以下十二字原本誤作註又今改正徒將破碎大體不見聖賢之用

心宜無取焉安定胡先生授學者必以經非治身正

家致君庇民之術一切不以誨之主湖學也置治事

齋學者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民治兵水利算

數之類伊川曰安定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

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

其體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者其文也舉而措

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于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

取士不以體用為本而尚其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

俗偷薄臣師瑗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明體

用之學以授諸生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為政教

之本皆臣師之功也呂原明曰仁皇時太學之法寬

問不博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為事而不復知求聖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至于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為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為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于脫略章句陵籍訓詁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而其為患反有甚于前日之為陋者嗚呼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望於後人者哉

胡衡麓嘗語余曰若不通經謂能斷得古今世之治亂事之得失人之賢否及能立身行己者吾不信也縱其間或有是者亦偶然爾或問謝上蔡以講論經典二三說者當何從謝答曰用得即是驗之於心而安體之於身而可行斯是矣如求之或過於幽深證之或出於穿鑿而不

取正於有道者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其流至於無君無父吳傳正語呂正獻公云毋弊其神於蹇淺皆學者所宜知

案不取正于有道者以下原本俱誤作註文今改正

求實用者窮經之本

孟子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自修身至平天下之道皆實用也孔子謂伯魚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又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伊川曰窮經將以致用也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今世之

號為窮經者果能達政專對乎則其所謂窮經者章

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胡衡麓曰後世學者從事于章句耽玩于詞藻

以為己則無增益智思之力為人則無制世御俗之略而所學遂為無用之具召之使論其所學為定其

理或自出一義使人各以意對為可否之當時政事俾之折衷故人皆樂從而有成今朝廷名臣徃徃胡

之徒也余因悟成就人材之道不可拘以一法苟隨其才而教育之焉得無成朝廷之用人學者之修業

皆當明道謂學須就事上學邵康節曰學以人事為

然也

大今之經典古之人事也故其詩云人之所學本學

人事人事不修無學何異胡衡麓謂易書開示中正得失之理表明吉凶悔吝

之先使人知所避就詞若隱微皆指人事不如是則聖人豈固為元談以無益于世乎而學易者徃徃歸

易於虛無幽眇不涉世用而其所行則背義違理以趨乎悔吝之地其失本於人自人易自易而不知易即人也自何晏王弼以老子莊周之書釋大易王衍等競相慕效專事清談糟粕五經蔑棄敦實風流波蕩晉隨名忠孝字立之自郭兼山號兼山河南人曰有用者是聖人以亡

之道無用者非聖人之道學可用於天下方始是若

未可用終未是尹和靖曰大抵為學貴乎有用而已

竊謂釋氏以事理為障而除之故出家獨善而無其用此與吾儒之學不同也今吾儒徒知闢其教於事

理用三者反不致力驗諸行事可見矣此愚之所未喻也胡衡麓曰學是道必習是事學仁必習仁之事

伊川謂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朱元晦謂余曰釋氏只要認得這箇精靈便休歇去而不求

諸踐履伊川又曰治經實學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

之實也

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凡歷代聖人之迹莫  
 非實學也又曰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  
 後各自立得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又曰學者先須  
 讀語孟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  
胡衡麓令余且先看孟子後問於張橫浦答云論語  
 含蓄未易經理會雖至妙之理只一兩句便了孟子  
 須反復詳說初學讀之比之論語似易曉然亦未易  
 觀蓋孟子多散漫觀者須把他散漫處去尋他渾成  
 處又曰學者不守文義必須背失本意一向去理會  
 文義又却滯泥不通温公謂許奉世云某自幼誦諸  
 經直取其目前可用者而從之前賢高奇之論皆如

面牆劉元城云多聞闕疑愈於求合而強為之說也

伊川謂讀書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

見矣蘇東坡云聖人之言當以類成文而求其意時

學率以一字斷遇其不同則異說生焉胡衡麓曰一

知其指朱元晦語學者觀書法云日當玩味大意就  
 自己分上著實體驗不須細碎計較一兩字異同學

問之道無他求之於心而已此是前聖緊切為人處  
 就日用中下工夫其餘小小辨論俟他日亦未晚

凡此皆先儒讀書法也讀書者多失商書曰非知之

艱行之維艱伊川曰書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此固  
 是也然知之亦自艱譬如人欲往京師

必知是出那門行那路然後可往如不知雖有欲往  
 之心其將何之自古非無美材能力行者鮮能明道

以此可見知之亦難也伊川之說非不貴行也蓋知之亦匪易恐其行之有差即孟子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之一字為衆妙之門者釋氏之教也 溫公又云光

也聞諸師友曰學者貴於行之而不貴於知之貴於

有用而不貴於無用 溫公見末學徒務知而不力行故有是訓與書非知之艱夫子

謂知之者不如好之樂之其義一也大抵溫公之學以踐履立門庭不貴於徒知之耳張橫浦謂行則見

于實効知多止于說辭此語深救末學之病張敬夫云秦漢以來學者失其傳雖或有志於力行而其知

不明莫適所依以卒背于中庸河南程子始以窮理居敬之方教人又于致知力行有所循守近歲學者

皆失其指汲汲求所謂知而于躬行則忽焉此特未知二者互相發之故也胡文定謂釋氏但求見解于

用處全不究竟學者亦可警矣昔胡衡麓謂余為學之方曰知仁勇三者闕一不可知則能分別仁則能

守得定勇則能力行誠至論也 尹和靖又曰先生遺書雖以講解而

傳脫使窮其根源謹其辭說苟不踐行等為虛語此

先賢所以重講解慎言辭也明道謂言而不行是欺

也劉元城謂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邵康節亦云

尚言者必入於利也尚行者必入於義也言之於口

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有詩曰口

頭說得未必是手裏做成方是真亦聖人不以言取

人聽其言而觀其行之意也 竊謂欲知學問之所得驗諸行事方見猶之論

醫要以能愈疾為良也楊龜山語游執中云常以晝驗之于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

卜其志之定與未也陳了翁亦言學者須常自試以觀己之力量進否易曰或躍在淵自試也此聖學也東萊呂伯恭謂當於事事物物試驗學力若有窒礙齟齬處即深求病源所在而鋤去之又云凡事有齟齬必在我者有所未盡此其形而彼其影也於此觀省最為親切夫自明四端察五典至求實用凡七條皆進德修業之要

推己及物者治道之本

伊川曰修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綱

紀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

之務者治之法也

治法即治之具也學者苟明治道不達乎治法其將何以寓道乎欲

致治也難矣舍治道而恃法制以把持天下已非先王之政况專任刑法智力以持世可乎邵康節謂用

公正則王用智力則霸

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老莊之教則以虛無淡泊為宗

東坡謂其論君臣父子夫婦之間汎汎乎若萍游于江湖而適相值者商鞅韓非得其所所以輕天下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大抵於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理勢然也伊川曰予奪翁張理所有也而老子之言非也予之之意乃在乎奪之張之之意乃在乎翁之權詐之術也申韓蘇張皆其流之敝也呂東萊論申韓之害流毒後世雖明君賢臣皆陷溺而不能出何也其令行禁止奔走天下樂其一時之快而不暇顧他日之害此其說所以盛行于世也竊謂老子予奪之說與管仲知予之為取何異又類陰謀耳因併

大學為治之道不過乎所惡於上毋以使下

所惡於下毋以事上蓋天下雖廣其理則一兆民雖衆其情則同我所欲者人亦欲之我所惡者人亦惡之孟子論王道之要亦不過舉斯心推達充擴爾呂與叔謂舉斯心以加諸彼推而放諸四海而準無往而非斯心也又伐柯解曰治己治人之道於己取之不必睨視之勞而自得於此矣范太史謂己欲安故安人已欲利故利人雖三王之治天下不過是也邵康節詩云能持己心達人心天下何憂不能治伊川曰恕者入仁之門爲仁之方也李籲問臨政惟用心

於恕何如伊川曰恕己所固有不待求而後得舉此加彼斯是矣何用心之云胡文定公謂恕有差處失於姑息胡衡麓曰凡言恕者一斷以尙寬從厚而已矣是悅夫恕之名而未嘗味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理也姑以治獄喻之殺人者死一也殺己之親使報足矣又遷怒以及其宗殺人之親或使末減又要陰報曰死者已不幸寧忍復爲之戮人至乃蠲釋之假如人我易地彼以此見施吾其心服乎斯人也惟知有己不知有人此參彼己之要論

修身者齊家之本

易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

而天下定矣

胡衡麓曰子不敬承父事以傷其父心父又不能撫字其子而疾惡之弟不思

天倫明序以慢其兄兄又不念同氣鞠養而憎棄之一家如此則一家潰敗天下如此尚何人理之有然後知堯舜之君唐虞之盛本於孝弟決非虛語也大學曰身修而後家齊家

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至於庶人壹

是皆以修身為本中庸曰反身不誠不順乎親矣孟

子曰家之本在身又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夫閨

門之內嚴過則傷恩慈過則瀆慢故濂溪謂家難而

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

又曰家人睽必起于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其

志不同行也唐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其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為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至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味忍之一字有以見包總之不易也惟修身慎行使之有所矜式而自

化則恩不傷而用力寡故家人象曰君子以言有物

而行有恒武陽朱漢上

名震字子發學者稱漢上先生其學宗程氏先大夫受其

易謂言行有法而家人化卦終亦不過曰反身而已

上九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伊川謂威嚴不先行乎已則人怨而不伏威嚴即胡文定公私事公事一切苦森大抵正君御下以至治國平天下聖賢莫不以



修身爲先慎獨其要乎

養心者事親之本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終養之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馬盡然而況于人乎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夫曾子養志者也曾元養口體者也孟子謂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子路曰啜菽飲水盡

其歡斯之謂孝孟子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而孝經云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于父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然父子主恩非使之犯顏而逆諫禮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子曰事父母幾諫言諫於微則過未著而其從易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言當起敬起孝起猶更也不違幾諫之初心期終以感動之也勞而不怨言身履勤苦自怨而慕庶幾親心之回不敢怨及父母也禮曰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

熟諫父母怒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案禮曰以

下原本誤作此養志之孝也

信者交友之本

詩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曾子曰君子以友輔仁舜敷五教一曰朋友有信子夏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大學曰與國人交止於信則又不獨為朋友言也是故聖人以信易食胡衡麓謂信誠實是也伊川曰誠則信矣信則誠矣楊龜山謂一不信則舟中之人盡為敵

國以事上則上疑以交朋友則朋友疑至於無往而不為人所疑道何可行乎若夫尾生期女子於橋下水至不去抱柱溺死非無信也又須信近於義可也  
正君心者治國之本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政則百姓從之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胡衡麓曰莫難強如怠心莫難制如欲心莫難降如

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忘心莫難正如僻心然皆放心也大人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格猶捍云爾未至乎大人而當大人之任亦當勉焉使君心常收而不放則善日起惡日銷治可立安可保矣

荀子曰君者人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明道云天下治亂繫乎人君仁不仁耳離是而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正則天下之事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智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

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楊龜山曰孟子言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蓋人與政俱不足道則須使人君心術開悟然後天下事可循序整頓然格君心之非須要大人之德大人過人處只是正己正己則上可以正君下可以正人今之賢者多尚權智不以正己爲先縱得好時節終是做不徹或謂權智之人亦可以救時據某所見正不欲得如此人在人君左右壞人君心術又曰人臣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是使人主失人心也無人心

則不足以得人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又  
 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其善心而格其非不止  
 就事論事如論齊王之愛牛而曰是心足以王論王  
 之好樂而使之與百姓同樂論王之好貨好色好勇  
 而陳周之先王之事臨卽計虞卿名用西蜀大儒也  
 有云人主不宜有所好故好征戰則孫武白起之徒  
 出而民殘於干戈矣好刑名則韓非張湯之徒出而  
 民苦於刻核矣好聚斂則桑羊皇甫鎛之徒出而民  
 困於措克矣好順從則張禹胡廣之徒出而民敝於

誇大矣

歐陽文忠公謂鬼谷子馳說諸侯必因其喜  
 怒哀樂好惡而捭闔之故天下諸侯無不在  
 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則不可得  
 而說也蘇秦張儀得其學而為縱橫

邵康節曰邪

正之由繫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佞  
 則民用邪邪正之由有自來也成王戒君陳亦曰違  
 上所命從厥攸好言不從令而從其好也范太史曰  
 所用之人所行之政皆出於君心人不足責政不足  
 非此由臣不能正君君心不正是以如此惟得大人  
 然後可以正君心此非小人之所能也孟子云居仁  
 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大人之事正己而物正者也居

仁由義先自治而後治人先正己而物自正故能正君不正己則不能正人豈能正君

張敬夫云格之為言感通至到也書

曰格子上帝蓋君心之非不可以氣力勝必也感通至到而俾之自消靡焉所謂格也蓋積其誠意一動

一靜一語一默無非格之之道也若心非未格雖易其人才更其政事幸其見聽而肯改易他日之所用

所行亦未必是也何者其本源不正不可勝救也心非既格則人才政事將自日新矣然而格君之業非

大人則不能若在己之非猶有未之能克者而將何以盡夫感通之道哉後世論治者不過及於人才政

事而止矣孰知其本在於君心而又孰知格君之本乃在於吾身乎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斯言

真萬世不可得而易者也昔司馬溫公論漢孝元優柔不斷讒佞

用權當時之大患也而貢禹不以為言恭謹節儉孝

元素志而禹孜孜言之何哉又要在識其偏處之審

爾東坡論唐陸宣公云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諫之以

忠厚以猜疑為術而勸之以推誠好用兵而以銷兵

為先好聚財而以散財為急若宣公可謂善正其偏

者也

審勢者安天下之本

陸宣公云立國之安危在勢濂溪曰天下勢而已矣

勢重輕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

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

也天乎人也何尤

温公曰上行下效謂之風薰蒸漸漬謂之化淪胥委靡謂之流衆心

安定謂之俗及風化已失流俗已成則雖有辯智弗能諭也強毅不能制也重賞不能勸也嚴刑不能止

也自非聖人得位而臨之積百年之功莫之能變也伊川云混一之形如萬頃

之澤而善為治者莫善乎靜以守之而或擾之如風

過乎澤波濤洶動平之實難故一正則難傾一傾則

難正者今日天下之勢也富鄭公遺奏云願陛下審

觀天下之勢東坡曰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

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弊必有姦臣指鹿之患

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

先立法以救弊董仲舒曰三王所祖不同

夏尚忠殷尚質周尚

文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

濂溪拙賦云嗚

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豈非意欲救之以質歟竊謂今有志於天下者宜於此賦致思焉

章丞相紹聖初問陳了翁以當世之務了翁曰請以

所乘舟為喻偏重其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

此其可行矣

楊龜山曰陳瑩中言乘舟事最好然元祐舟不知為甚裝得太重及紹聖時不

知卻如何亦偏多載了據此兩舟所載者因何物得重今當減去何物則適平若被人問到此須要處置

始得如是本分處置得事之人必須有規矩繩墨一

事孟子言天下誠可運於掌也唐文宗亦云天下之勢

猶持衡此首重則彼尾輕矣竊謂豈獨天下之勢一  
州一縣皆然也

自推己及物至審勢凡六條皆治道之要也

明本釋卷上

程